

## 去到那一年的上海山阴路

费梦婷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化界居住于上海山阴路,其中就有方光焘、胡愈之、瞿秋白和章克标等著名文学家。而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后几年的岁月也是生活在这里的。本文将从笔者2018年5月的考察视角出发,以鲁迅纪念馆与鲁迅故居为主要线索,重塑上世纪初的上海山阴路。

[关键词] 鲁迅故居 鲁迅纪念馆 考察

2018年的5月23日,我时隔一年再次来到上海,在这之前,我对上海的印象还是停留在2017年那个欢快的六月,一群要好的朋友、迪士尼、南京路、外滩……还有那下班高峰期时拥堵的地铁。而这一次的感受却大相径庭。一点钟我们下了飞机,直奔早前预定好的宾馆,放下行李,稍作休息,于三点在宾馆大厅集合,直奔此次考察的重点——鲁迅公园,参观鲁迅纪念馆。鲁迅公园离我们住的地方不算太远,步行十来分钟就到了。鲁迅先生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书本中的人物,伟大,耀眼却冰冷。我在读研究生之前极少接触到他,印象也只是停留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以及那个课桌上的“早”。读研究生之后的慢慢接触、了解,直到这次有机会来鲁迅纪念馆考察,甚至要去鲁迅故居去进一步了解这样一位标杆性的人物,可想而知的是我有多么的紧张、激动。

去到鲁迅公园的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参观鲁迅纪念馆而来,因此我们也没有作太多的闲逛,就直奔鲁迅纪念馆去了。踱步至馆内,一层设有临时展厅“奔流艺苑”、多功能报告厅“树人堂”、收藏鲁迅同时代人遗存的“朝华文库”等服务设施。二楼才是我们这次参观的重点——鲁迅生平陈列厅。在那里我们看见了最初版式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海燕》、《不三不四集》等一系列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及最早版本的鲁迅先生在北京时期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两种文艺评论集,还有鲁迅先生翻译的讲述一支革命游击队的斗争故事的苏联长篇小说《毁灭》,更为幸运的是,在这本被鲁迅先生誉为“一部纪念碑的小说”的最初版本的旁边,我们看到了由许广平、周海婴捐赠的珍贵手稿。透过这些珍贵的作品,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年代以“立人”为本认真工作的鲁迅先生,这些珍贵的资料带着与冰冷教科书截然相反的温暖,感触着在场所有参观者的心。

匆匆结束了鲁迅纪念馆的行程,我们开始了上海山阴路之旅。鲁迅上海故居现存两处,分别是景云里23号和山阴路132弄大陆新村9号。而我们此次拜访的是位于山阴路大陆新村的故居。从甜爱路一路拐进山阴路,顿时感受到时空的倒错,恍惚瞬间从都市的喧闹走进了小巷的安逸,慵懒间散发出一种富而不骄的绅士气。穿过古旧的山阴路,仿佛穿越到了民国时期的老上海,一路路的弄堂寻过去,我们寻到了旧时的大陆新村,虽然很多处已经翻新重修,但那时的慵懒味还在。这里曾住过茅盾、谢旦如,瞿秋白等名人,鲁迅也是住在这里,住在他曾告诉过萧红的“‘茶’的旁边,九号”。这里成为了鲁迅先生最后的寓所(1933年4月11日——1936年10月19日),也成为了我们日后怀念他的地方之一。先生曾经说过,“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然而,这里可以说是鲁迅生前住过的比较好的寓所了,而在这儿的时光也不过匆匆三载而已。可惜我们此次来的时间不太凑巧,

已经错过他们开放的时间点。在鲁迅故居的门口驻足,心中涌出一种别样的伤怀。仿佛还是那个雨夜,萧红从鲁迅处出来,鲁迅送她至门外,天空还飘着雨,先生站在铁门外,指着隔壁一家茶馆的牌子,又指一指自家的门号,对萧红叮嘱道:“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9号。”鲁迅先生一直这样,对后辈永远关照,他就这样一直启迪后学,永远怀着一颗“立人”的心。

隔了一天,我们再次来到上海的第三天又来到了鲁迅故居,这一次很幸运,我们在上海下过雨的静谧午后,穿过潮湿的小弄堂,再次来到这大陆新村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门前。由讲解员打开鲁迅故居的院门,带着我们走进了狭小的院落。进了故居,里面的家具还是按照原来的布局摆放的。会客区与餐厅就在一楼,会客区还摆着一张书桌,墙壁上也挂了些画作,虽不是原作,但我们仍能看出鲁迅先生对于美术方面的在意与热爱。鲁迅先生的家中家具并不太多,也正如先生自己的那句话所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二楼就是鲁迅先生的书房兼卧室了,先生当年就是在这里写作的,墙边放了张床,床上的被子叠的很整齐,就好像还是当年的样子。先生有熬夜办公的习惯,当朝阳照进这二楼的玻璃窗时,他才会躺下歇一歇。讲解员只说了句,当年鲁迅先生就是在这张床去世的,我的鼻子就不禁一酸,万般万般的感触便也立刻涌上心头。柜子上的小时钟还停留在先生去世的那一刻,1936年的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享年56岁。我们就立在那里,时光仿佛带我们穿越去了那一天,身边是不停跑动的医护人员,保姆,女佣,耳边似乎传来先生那句“让他们去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接着便是许广平的低呼,和无尽的黑暗。晃了晃神,接着继续听讲解员的解说,鲁迅故居中挂在墙壁上的油画大多是日本友人所作,先生的卧室中有一幅,三楼海婴的卧室也有一幅,其他的更多是木刻版画。三楼便是海婴的卧室,宽大舒适的卧室给了儿子,晚年得子便也使得先生格外宝贝海婴,卧室里还放着海婴四岁与六岁的照片,墙上挂着的油画是鲁迅先生特意选来适合海婴欣赏的日本画家所作的油画,这一切的细节都彰显了作为父亲的鲁迅的细心。参观的时间很短也有限制,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匆匆看完我们就下了楼,又一次站在了鲁迅故居的门口,仰望这座三层的小楼,心中是对鲁迅先生永远的崇敬与怀念,也是满满的哀愁。

结语:鲁迅先生在其光辉的一生中,曾于多个地方生活和和工作过,也有过多处令人印象深刻的寓所。而大陆新村9号,作为陪伴鲁迅走过其人生最后一段光阴的住处,其意义显得格外不同。当我们在追思、悼念鲁迅先生时,大陆新村9号便也成为了一个不能逾越的话题,也定会被人铭记于心。我们一行七人在这一年多雨的五月,寻着先生的脚步,走过那一年上海山阴路。